学术专论

17 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

达力扎布

[摘要] 1634 年，察哈尔部林丹汗败亡后，清朝控制了漠南蒙古地区，但是，漠北喀尔喀不顾清朝阻挠，一度恢复了与明朝的贸易关系。明朝收购喀尔喀马匹，补充战马，并试图利用喀尔喀部扼止清军西进。清朝则通过军事威胁和利诱，迫使漠北喀尔喀停止与明朝贸易，转而与清朝通使贸易。清朝以土默特、喀喇沁两部的名义控制明蒙贸易市口，不仅解决了自身经济需求，而且在贸易方面控制了喀尔喀。明朝则默许了清朝的间接贸易，以避免清军侵扰其北部边境。

[关键词] 喀尔喀 明朝 清朝 贸易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11) －02－0080－10

Short-term Trade between the Qalq-a Mongols and Ming during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17th Century

After Ligdan Qaγan of čaqar died in 1634, the Qing controlled the Mongols of the Southern Gobi Desert, but despite Qing efforts to obstruct them, the Qalq-a of the Northern Gobi Desert renewed trade with Ming for a time. The Ming purchased horses from the Qalq-a for their military, and the Ming court even wanted to use the Qalq-a to thwart the western advance of Qing troops. The Qing court employed military threats and economic enticements to stop Qalq-a trade with the Ming and shift the trade to the Qing. Furthermore, in the name of the Tümed and Qarčin tribes, the Qing court controlled the markets between the Mongols and the Ming, not only fulfilling its own economic needs, but also controlling the Qalq-a. Under military threat from the Qing, the Ming court tacitly allowed the Qing to trade indirectly to avoid an attack on its northern border.

1634 年，在清（后金）军的威胁下，察哈尔林丹汗率部西迁青海，病死于途中。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一度恢复了与明朝的贸易关系，与控制漠南的清朝发生冲突，明朝则积极收购喀尔喀马匹，并试图利用喀尔喀阻止清军侵扰其北部边境。为此明清双方围绕喀尔喀的贸易展开博弈，本文试对此史实作初步的考察。

一

自 1571 年明朝封土默特部俺答为“顺义王”之后，明蒙议和互市，蒙古右翼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三部分别在明宣府、大同、延绥等地与明朝互市。明天启七年(1627)，察哈尔部林丹汗率部从西拉木伦河迤北迁至明朝宣府、大同边外，兼并蒙古右翼三部。林丹汗向明朝索取右翼三部在明朝宣府、大同、山西、延绥等镇的市赏，以及察哈尔、内喀尔喀五部原在辽东地区领取的市赏。1629 年，明朝为利用察哈尔牵制后金同意将全部市赏给予林丹汗，并开市贸易，其市本与赏赐约合白银百万余两，从此林丹汗控制了整个蒙古地区与明朝的贸易。①

[收稿日期] 2010－12－10

[作者简介] 达力扎布（1955—），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漠北喀尔喀部（以下简称喀尔喀）在明后期一直通过土默特、喀喇沁等部与明朝贸易，甚至转售卫拉特的牲畜。[②]察哈尔西迁明宣府、大同迤北之后，传闻欲北征喀尔喀，对喀尔喀形成严重威胁。[③]据俄国档案记载，1635 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的俄木布额尔德尼洪台吉（俄人称之为阿勒坛（坦）汗）为防不测，与俄国使臣宣誓效忠俄国沙皇，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喀尔喀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完全中断，俄木布额尔德尼向俄国使臣说："由于察哈尔汗所挑起的战争，我国人很久都没有到中国和唐古特去了。"[④]

天聪六年（1632）后金出征察哈尔，林丹汗率部西避黄河河套迤西，明朝见其失去利用价值，停其市赏。[⑤]察哈尔部为索取市赏和贸易，几次侵扰明朝延绥、宁夏等镇边境，明朝不予理会。[⑥]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于西迁青海途中病死，察哈尔部归附后金。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两部亦脱离喀尔喀归附后金，清太宗命其迁回故地，并令归化城土默特部和喀喇沁部遣人至杀胡口和张家口向明朝索取原市赏。[⑦]约于崇祯七年末，喀尔喀遣人至归化城土默特，与明朝联系恢复贸易，很快得到明廷的允准。天聪九年（1635 年，明崇祯八年）正月，明宣大总督杨嗣昌奏请，以茶、布、米、面等物易换喀尔喀马匹。[⑧]二月，杨嗣昌奏称：

> 臣于"二十四日行次杀虎，即卜部宰生引哈目卖马之地。"（接见卜部之使）"宣谕天朝威惠。念尔先人俺答忠顺六十余年，一片好心，今又调哈喇哈来进马，臣奏知圣上开恩，许给茶布米面，救尔生命，尔等当知报效云云"。（卜便禀称:）"恳乞开恩救济，传与守备日日开门，我们好存外，逢有事紧急好报等情。臣语之云：是。尔卜、哈二家奏诸圣裁，开门救济尔等，听候天恩。若是别家一个不容与他，饿死才好。诸目叩头曰：是。臣赏之布十匹，茶百袋，羊四只，酒二瓮，饼千枚而去……接得守备刘家传报插妻台户娘子彝目素郎愉等说，我们不曾生事非作歹，为何不著入市交易，该备答言，如卖马匹方许入市。各目说里边既要等哈目卖马，我们差人先去拦挡等情……后臣东行，暂止大同左卫以观其变。因查自开市口，前后买过哈马一千五百三十匹，银货各半，每匹不过十四五两，分发各营者什九，真正有裨实用，而一二齿老病瘦者，听铺商喂养发卖，以示招徕。总之，在我中国多收一马，免留口外资敌，亦佳事也。然闻哈马初来，插部使人先胁以兵，继又要之以赀，故将元宝缎帛夸市哈目，欲傲中国茶布以不如，哈目既惧势凌，又为心动，于是亦闻有卖与插者。迨我中国银货俱集，哈市将归，而插又于去路杀其喇嘛一人，劫夺茶布，哈将不尽之马强半骑回，为御侮计。而哈、插之衅于是开矣。今闻哈部大众赶马齐来，倘在山后，意在与插为难，而插亦惧中国潜兵袭之，日徙帐房倏近倏远，疑而不定……至于哈之卖马，其人不入市场，止是守口卜目请定价值，牵来径卖。初时不要银两，后遵明旨讲定银货各半，渠亦依从。唯是哈性穿著最爱五色斑烂，乞要先年抚赏缎匹，商贾闻风贩至，虽属稀松无用，而既有草缎之名，恐干诱贩之禁，理合从实奏闻。如蒙圣慈府允，则查宣大抚库尚有积存缎匹可发买马，济同（铜）金之所不足，此市七年未开，中国乏马至困，今者忽然踵至，真是天心助顺之一机。臣忝督三方，不敢不为担荷……臣查去岁宣云未开市口，而关门哨骑截获蟒缎、茶叶、水银、烟酒等物，细载累累，是则除却宣云另有透贩之处，未开市口别藏滥出之奸，此明白可据之一案也。崇祯五年敌在宣边讲赏，七年直犯宣大山西，彼时原未开市，谁为勾引之媒？则往来熟路频窥，初不待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据之案二也……[⑨]

奏文中的杀虎，即杀胡堡，或称杀胡口，清代避讳胡字而改称杀虎口。卜部（卜失兔汗部）指归化城土默特部。卜目即土默特头目，哈目即漠北哈喇哈（喀尔喀）头目。土默特部被林丹汗兼并后还未与明朝正式恢复贡市关系，不过明朝已经允其引导喀尔喀来贸易。正如杨嗣昌所言"此市七年未开"，因

此，喀尔喀人听说林丹汗西迁，立即前来贸易，明朝不准察哈尔残部贸易，只许喀尔喀贸易。“崇祯五年敌在宣边讲赏”，指后金出征察哈尔时来宣府索要明朝给察哈尔的岁币和要求贸易事。杨嗣昌指出，不开市亦有私布和讲赏事。为其开市辩护。

天聪九年（1635）二月，后金遣多尔衮等四贝勒率军出征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10]多尔衮等迫降额哲于黄河河套。五月，返回途中至归化城，多尔衮等率兵抢掠明朝山西一带，贝勒岳托因脚疾留驻归化城，看守俘获的察哈尔部众。七月，岳托发现土默特遣人引导喀尔喀与明朝贸易，于是派兵截杀。喀尔喀人闻讯逃走，擒获土默特所遣 10 人、明使 4 人和乌朱穆秦部 46 人，尽夺乌朱穆秦部商人所携马驼和貂皮。岳托以擅自招喀尔喀来贸易，又私通明朝，处死了土默特部管事宰桑毛罕，另任命官员管理土默特部，将土默特博硕克图汗子及顺义王印带回了沈阳。[11]多尔衮率清军攻掠明朝山西，经平虏卫入长城，南至忻州、代州后又从平虏卫出边，在沙河堡与明朝贸易，[12]然后与岳托等会合东返。同年五月，清廷为配合西征军，派遣喀喇沁台吉、塔布囊至明蓟州边外索旧赏，以牵制明军西援。[13]

天聪十年二月，清朝派遣察罕喇嘛等人率八旗人携貂皮和人参至杀胡口贸易。[14]崇德元年（1636 年，明崇祯九年）七月，土默特部落古禄格楚虎尔至沈阳朝贡返回，清廷“以博硕克图汗子及博硕克图汗顺义王印付之携去，仍命额尔德尼达尔汉囊苏喇嘛率每旗二人偕行。”[15]以便于归化城土默特部以顺义王的名义恢复与明朝的互市关系，从而控制与明朝的贸易市口。自与明朝开战以来，清朝不能与明朝贸易，其境内日常所需布匹绸缎等手工业品极其缺乏，貂参无处贩卖，因此急需与明朝贸易。同年十一月宣大总督卢象昇疏称：

> ……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今降三级戴罪管事叶廷桂塘报……往者卜夷见并于插，今并插投顺于□（奴），[16]年来□□（东奴）窥边内犯，卜、插从之。是不惟顺□（奴），且为□（奴）用矣。今卜失兔男省吉木台吉、[17]忠义夫人孙男那木儿台吉，一旦有归命投诚之禀，恐其诈以尝我，否则为□□（东奴）所使，皆未可知。边臣惟有急筹战守，奉行天讨而已。若夫卜、插诸夷与其驱而为□（奴）用，不若收而为我用，此理甚明。但以我用夷，必我之力足以制夷死命乃可，今日尚未易言也。今杀胡口马市新开，抚臣叶廷桂、镇臣王樸业遵旨亲赴彼中弹压料理，可免意外疏虞。而已款一节，据臣愚见似当一面宣布威德，以示羁縻，仍密查其真伪情形以施操纵。[18]

显然，古禄格楚虎尔返回之后，立即与额尔德尼达尔汉囊苏喇嘛等一道与明朝联系，试图以顺义王的名义恢复土默特部与明朝的贸易关系，明朝边臣上奏朝廷，有意促成贡市。卢象昇此后又于十一月进一步奏称：

> 本月初六日，奉旨二卜夷投□（奴）已久，兹乘马市忽请守边，其中必有诡情……所有谕夷一节……内开钦命总督军门谕顺义王下卜失兔男省吉台吉、忠义夫人孙男那木儿台吉，据你们差部落朝库儿等二十余人到边墙底下，禀说情愿归顺天朝，看守边墙，又将万岁皇爷原发顺义王旧大印为信，足见你们报效本心。当初你家原是好人，只因□□（东奴）遣兵并吞，故此远避。近日调了哈马前来市卖，这是你们的好处……如果真心归顺，先要将□□（东奴）行的事体一一预为禀报。再与东、西哈喇哈家讲说，教他们与你们一心恭顺天朝，若是□（奴）有一人一马到我宣大、山西边上，你们一面来报，一面在边外奋力堵御，方见得诚心实意，天朝决不亏负于你……此臣所发之谕帖也。[19]

朝库儿即归化城土默特首领古禄格楚虎尔，他以刚从沈阳携归的顺义王印为信物，以替明朝守边为名，与明朝商议互市。明朝令其招诱东、西哈喇哈家（喀尔喀左、右翼）来卖马，并通报奴情。卢象昇又奏：

> 卜部诸酋受天朝六十余年豢养，年来见逼于插，托命于□（奴），在今日固孤雏腐鼠耳，饥则附人，一旦叩关乞款，与其为□（奴）用，不若我用也，明甚。臣前两疏正谓犬羊之性，向背无常，恐出

□（奴）人所与，抚镇道各遣通官赍谕以往，而二酋子率部落俯首边墙投诚归命。观其攒刀说誓，自愿守边，时调哈马就市中国，情实就我羁縻矣。则在我今日因卜夷以用哈，联哈、卜以制□（奴），其中大有机彀存焉。设或虞其别有狡谋，我之边防原不因酋孽乞降而驰。况数千里长边，数百里冲口，每遣一哨丁，不百里辄返，且有人马被伤不得返者，兹借卜以侦口及御他部落零夷窥窃，亦便计也。避考当年款□（奴）之日，岁糜金钱不资，且往来讲说大费，边臣之手今未用一丝一镪，而远人来归，实天子威灵所鼓也，至操纵机宜，始终不轻言抚赏，待一年以内果探报分明，边方无事，实为我中国效力，方可酌议量赏，两年以来方可酌议加赏，三五年后方可酌议复其旧封。目下叩关归顺及向后探报□（奴）情，惟当量给花红酒食，宣谕天朝德意而已。恭恳圣明密下在廷诸臣从长确议，取自圣裁，仍以密旨颁发臣等遵奏施行。或再发敕谕一道宣示卜夷。庶若辈顶恩图报，益坚其恭顺之心。至前俘获诸夷，似宜乘其酋孽归命，量行遣释，少示朝廷恩信，此亦操纵之一端也。若夫用卜、哈制□（奴）及宣云以战为守，以屯为战，并以进取为战守全策，机宜贵密，区划尚多，非一疏可尽。臣恭请陛见面陈，意正在此……崇祯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9]

为保宣大边境安宁，卢象昇建议明廷同意土默特部互市请求，提出“联哈、卜以制奴”的想法，得到了明廷的允准。清朝则得以通过土默特部间接与明朝贸易。清廷为使贸易顺利进行，从此不再从土默特与明朝相邻的边境入侵明朝，以兑现土默特部对明朝的守边承诺。明朝宣大边臣只求边境一时安宁，亦不深究土默特部与后金的关系。

二

喀尔喀方面，车臣汗遣往明朝贸易的使臣被清军抢掠之后，于天聪九年十二月，遣使清，予以婉言警告。[21]清太宗回遣使臣，并谕曰：

天聪皇帝敕谕喀尔喀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尔曾谓朕欲图太平之道，自有睿鉴，此言诚是。不知朕凡征伐人国，未有出无名之师，而贪得为事者。向因明国夙与我为仇，以兵征之，察哈尔汗乃贪明国财币，助之以兵，朕所以声罪致讨。蒙天鉴佑，以察哈尔为非，以察哈尔国与朕。今尔又以马鬻于明人，贪其财物，非助明而为何？尔之行事，如此乖悖，朕亦不以介怀，其讲和事宜，专俟尔等音耗耳。[22]

清太宗没有为清军袭击喀尔喀贸易使臣道歉，而是警告喀尔喀车臣汗，不得卖马与明朝。据宣府巡抚陈新甲塘报：

……又审据各夷供称，（崇祯八年）十二月内有西边哈喇哈家差夷人一百名，牵空马一百匹与四王子送了。说两家俱要差人来往，交通和睦。有四王子差夷人四五百拿了许多银子，于（崇祯九年）三月初一日从山后暗暗的前往西边买货去了。又四王子于三月初三日复差夷人一百名，随带银子与同哈喇哈家前差送马夷人一百名，前往西边哈喇哈家送去。仍传令差去的夷人到哈喇哈家说与他家官儿，马匹止许我们易买，不许卖与南朝。[23]

四王子即清太宗，如前所述，清廷已令土默特部与明朝达成了守边协议，控制市口，同时阻止喀尔喀直接与明朝贸易。崇德元年十一月，清朝使臣卫寨桑等偕喀尔喀使臣及商人一百五十六人返回清朝。[24]车臣汗回信清太宗曰：

马哈撒嘛谛色臣汗谨奏，威服一切之天聪汗，共持和睦之道，相互遣使往来，乃谓典籍之所首尚。然奉有与明国贸易不合卖马之谕，我等正欲禁止贸易。因见喀尔喀部落七旗及厄鲁特四部落俱往交易，故我等亦往交易。为首使臣以卫征喇嘛在内六人。[25]

车臣汗以喀尔喀和厄鲁特各部皆与明朝贸易为由，婉拒皇太极对他的指责。喀尔喀三部不顾清朝的阻挠，继续遣使与明朝贸易。崇德元年（1636 年）秋冬，西哈（此泛指喀尔喀）遣使至大同杀胡口，卖马二万余匹。[26]此时由于归化城土默特不再引导喀尔喀卖马，喀

尔喀开始直接与明朝贸易。崇祯十年三月，喀尔喀又遣人来宣府镇，请求在张家口贸易，并留下人质[27]。四月，卢象昇奏：

> 西夷哈喇哈七庆下，一名唤黄古香艾，一名唤克什兔，从西北地方桃赖起身，今走一月有余到此。牵骑马二百匹，骆驼七、八十只前来讲市等因……又准宣府抚臣刘永祚塘报，据张家口守备周洪猷塘报，夷人七庆把什、歹成恰等禀称，原系歹成下部落，先年在本口互市吃赏属夷。自崇祯元年插汉到边与各台吉争口子，在大青山后撕杀，将歹成下二官叫解生台吉被伤，有各夷奔投哈喇哈王子下，屡年在大同杀胡堡卖马。因顺义王下夷人做贼偷马，又亏价值，想起先年张家口市卖公平，骑牵马二百余匹乞市等语。看得七庆把什等尚有本堡年老长哨认识，委系先年领赏夷人，但离边已经十载，恐有狡诈等因到院。看得各夷叩关乞市，其情难测，如果系卖马则实为我利，但真伪难以遽信……[28]

又据明宣府巡抚刘永祚塘报：

> ……又据分守太监郑良辅抄译夷禀内开：马哈撒麻代七庆罕说的话，宣府三位官府下夷禀，两家大事要相和，先年顺义王和□□（大明）两家讲得话大事，后边插汉儿罕六大部落，南朝、外国（厄鲁特），插汉儿坏了事了。猪年（乙亥，1635 年）上起头杀胡堡做买卖。七部落喀尔喀、外国四部落阿力（厄鲁特）整顿开开大路，如今宣府大小官说知开开口子，两家平平安安做买卖。送三位官府马三匹，问安差人歹青恰、七庆把什、不□麦跌乞等情。各到部送司，该司看得夷禀事情，其文理不尽了了，而其大意要在张家口开市。据称七庆下夷人，又引先年顺义王为词……崇祯十年四月十七日。[29]

前引两份塘报中的西夷哈喇哈七庆和马哈撒麻代七庆罕，皆指喀尔喀左翼嘛哈撒玛谛车臣汗硕垒。车臣汗使臣七庆把什自称其在林丹汗西征兼并喀喇沁部之前，曾在张家口边外居住和贸易，系逃到喀尔喀的喀喇沁人。由于归化城土默特人不再引导喀尔喀贸易，车臣汗派他与明朝联系互市，七庆把什来到自己熟悉的张家口联系贸易。张家口距离车臣汗部比杀胡堡更近，而且可以摆脱归化城土默特的控制。崇德二年（崇祯十年）闰四月，宣大总督卢象昇题称：

> 该臣于上年十一月内，因卜孽投诚节经奏报，奉有明旨，特开一面以待之。臣与抚监镇道诸臣随宜抚驭，迄今半载云境粗安，然未尝费朝廷金钱如向来抚赏故事也，不过就马市一节曲示羁縻尔。而招来哈马，实始于枢臣杨嗣昌督宣之时。昨秋冬，云镇官兵入援，大同空虚实甚，西哈又拥马二万余骑、健夷七八千人临边乞售，人情不胜疑虑焉。抚臣叶廷桂谕詟得宜，不动声色，而远人遂通市之愿，中国收云锦之群，其作用可谓与旧督相成也。然卖马者哈，而卜实借马为缘以有求于我，乞款者卜，而哈实因市为利，以仰望于我……又采自通官夷丁之所指陈，佥谓哈夷原有两种，东哈势寡而弱，近奴附奴，西哈势众而强，远奴抗奴，岂惟抗奴且惮之，然去中华万里，据称贩马之役经行三月始到云边，十数年前为插酋大众所阻，故不得自通。今闻渐徙而东，离云边可六七千里，其数以二三十万计，此近时西哈情形也。至卜部先并于插，插亡，而两卜孽如省吉木、那木儿二台吉者今已归其故巢，驻牧丰州滩归化城等处，离云边止二三百里。闻此酋男妇老少有二万余人，就中强健者五七千，有马者一二千，每当哈马到时，从中说合，每马得牙用二三两不等，以此为利。其猾者时时收哈零马，以其间售之，中上得价倍焉。此近时卜部之情形也……奴之强也，是并金、白二酋，次并三十六夷，又次并吉囊，并插，今复并鲜，东自鸭绿江，西至贺兰塞外山河皆隶其版。至于内地奸人入奴夥，为奴用者且实繁有徒，年年内犯，处处长驱，九边于是乎若无宁日，今所存惟哈耳，惟卜孽耳。哈足抗奴，而又利中国之市，故未与奴合，奴目中无卜，而卜又以其先俺答四十年恭顺，怀中国之旧，故窃处丰滩，然谓哈始终不与奴合，此转盼不

可知者也，谓卜始终不为我患，此亦转盼不可知者也。惟是两卜孽于去冬乞款，自愿守边。曾会谕以探报奴中消息，未见有何的音，但逼处一墙之外，半年未动边尘，彼方自谓恭顺，我实无辞以绝之。至于零散哈马以身利，坐得牙用以资生，总是窃夷行径，无足异者。闻迩来哈夷亦已觉之，愿赴口自售，不藉卜夷。但哈远卜近，绝之太甚，必从中生奸，任其把持，亦长彼骄志。所当檄行镇道将领，今后市马若到，哈来径与之贸易，卜至亦听其关通，如拳犬使之半饱半饥，恋栈不已，在我则阴为防范，阳示羁縻，斯驭卜一道乎。若西哈众至二三十万，勇悍过奴，其地苦寒，其性朴野，所仰望中国者茶银钱之外，了无他志，卖马一匹，得银数十两，半易茶布以归于我中国，实有利无害。近闻奴欲梗其卖马，颇有愤心。我著于市马之间稍示恩信，勿亏其价，勿爽其期，则臣前疏所云，因卜联哈，用哈制奴，其机关端有在也。奴近而哈远，远款近攻是或驭哈一道乎。总之驭卜与哈须在分合之间，驭哈与奴，须令有分无合，藉卜备奴不足，驱卜投奴有余。卜与哈不即不离，而操纵在我矣。因卜联哈，不过发端用哈制奴，另有究竟，哈与奴相抗，相敌而胜势在我矣……向后开市或在杀胡口，或在张家口，或两口并开，以夷之便，倘俟临期请旨，恐有稽迟。伏乞皇上敕下兵部，先时酌定，行令臣等遵奉施行。㉚

奏文中提到崇祯九年秋冬喀尔喀来山西杀胡口易马二万匹。提到“东哈近奴附奴，西哈势众而强，远奴抗奴。”指喀尔喀左翼附奴，喀尔喀右翼远奴抗奴。卢象昇还注意到了喀尔喀有与明朝直接贸易的倾向，不过他是从喀尔喀不愿卜部（土默特部）人从中盘剥的角度去理解的，并不知土默特部已受清廷操纵。同时卢象昇得知清廷欲阻止喀尔喀卖马明朝，引起喀尔喀不满。由于车臣汗部请求在张家口堡入市，卢象昇提议“今后市马若到，哈来径与之贸易，卜至亦听其关通”，允许喀尔喀在张家口直接贸易，以避免土默特操纵马市，并得到批准。崇祯十年七月，喀尔喀左翼商队将至宣府张家口，杨嗣昌奏称：

该臣嗣昌看得，哈部原有东西二种，其地俱产良马，虽资中国茶布，臣曾屡经奏闻……于本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节奉圣旨，市马不论哈卜，来售即买，及东西分开密防速应等事，宜听该督路抚镇相机酌行。钦此钦遵在案。今东哈西哈果同时共至宣府、大同，若两市并开，诚为中国大利，臣前言不觉得符，但正当秋防边情叵测，即无东人勾引之说，稍当戒严战守，准备疏虞。况辽东、密云回乡属彝先有其报，而今宣府差回都司卓天意所云，打发东边郎速喇嘛同日起身，赶马一千五六百匹者，似即大同所报囊素喇嘛，其人先赶千匹赴口之事，是安得不万分加意慎省严防也。第臣又思大同开市已久，囊素喇嘛是否东人、西哈，不难辨知，前此西协所报哈夷赶马到黄泥洼货换，是以往过去之说，今与卓天意同日起身方到大同市口，则与黄泥洼远不相干。而大同所报东哈往宣镇，西哈来大同者，未必不近情实，则马匹到口，仍应速买为宜……今各镇需马至急，易买至难，乞将上用监马暂敕停买，许令各镇委官分头市易，勒限五日之内尽数买完……崇祯十年七月二十二日。㉛

明朝得悉东哈（喀尔喀左翼）欲到宣镇，即张家口贸易，西哈（喀尔喀右翼）欲到大同镇，即杀胡口贸易。不论喀尔喀是直接贸易还是通过土默特贸易，明朝都积极收购马匹。

据《兵部题为市马已竣恭报闭关日期事》中记载：

（分守昌宣道太监郑良辅称）崇祯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职抵张家口开市买马，至八月初一日马已市毕。职等出示于初二日闭关，随唤哈夷头目数十名前来，宣谕朝廷柔远德意，齐赴关圣神前攒刀盟誓，永开马市以为彼此长久之利……㉜

前述车臣汗部商人于七月末在张家口贸易毕。八月初七日，西哈（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商人亦至杀胡口贸易。兵部题本中称：

……据署右卫参将康镇邦禀，据杀胡堡守备高鸾报称：（崇祯十年八月），有西哈喇麻班的赶马一千余匹到边底，说称我从山前来，闻得奴酋因屡次差人与我们讲和，往来卖马，我们西哈王子不依，又要马匹、骆驼，我们王子又不与。今奴酋差达子一支有三四千，从北山后边往西行走，口声说要往我们家买马，其实是暗暗的偷抢撕杀来了，我们已是防着。[33]

崇德二年（崇祯十年）八月，宣府又报西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部）人来卖马：

……本月初三日据张家口堡守备周洪猷禀称……系西哈土奢兔王子下没勒艮郎速喇嘛带领以儿邓哈等夷人共五百余名，马一千余匹前来市卖。还有王子夷禀在后面，大营得初五六可到。内有一夷原差出口都司卓天意认识，据此系干续到夷马等因。具禀到职，转报到臣。该臣看得前番东哈市马已经告竣，地方幸保无虞，臣等正在造册奏报，今复有西哈五百名驱马一千匹到口求售……说称我们是东哈土奢兔王子下七庆喇嘛带来夷人五百，赶马一千匹有余，前赴张家口市卖等情……该本司看得夷马初市迅速告竣，即拔营而归，亦可谓安静不扰矣。乃闭关未几，而初三日续报有西哈五百名赶马一千余匹赴边矣。初五日又报有东哈五百余名赶马一千余匹赴边矣。夷数马数何以适同。东哈、西哈凭何识辨，该抚监镇宜查探的确。谕令先到者先市，不得一时争拥，致有混杂。仍须严兵以待。如临大敌可也……一据总兵杨国柱塘报致称，东哈、西哈字有不同，其为土奢兔王子一也。大凡夷人卖马来边，固有前后起程陆续方到者……崇祯十年八月。[34]

明总兵杨国柱得知，前报东哈与西哈皆为土奢兔王子（即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下之人。

土谢图汗部遣人来张家口卖马，分两拨先后抵达，一拨由没勒艮郎速喇嘛率领、一拨由七庆喇嘛率领。《兵部为恭报西哈市竣回巢事》题本中称：

今于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复据守备周洪猷禀称，有续到哈夷琅速喇嘛以儿邓恰等于八月十五日攒刀盟誓，连日卖马已完，乞示回巢等情……据此该臣看得张家口两次开市，各镇已得战马之用矣，而市口严饬并无警扰，此亦有利而无害也。乃深计者犹持疑于开闭之两说，至欲以张家口马市归并大同，臣愚实未敢以为然也。臣昔年监视大同时，兵马单弱不下宣镇。至后杀胡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不特将士藉其腾骧，而地方亦资其贸易，故不一年而壁垒改观，疲兵振起，不可谓非开市之利也。今宣镇疲弱，正宜借马市之利以资富强，乃可闭关而自失其便乎？即云东奴叵测，或搀入，哈卜以谋突逞，宁可闭关以严防。不知奴患多年何曾从市口躏入。惟是无备则各口俱可窃发……崇祯十年九月初八日。[35]

明朝为战备需要，积极收购喀尔喀马匹，还试图利用喀尔喀牵制后金。[36]宣府官员反对将张家口马市并入大同，因为开市有益于本镇经济收入。

喀尔喀直接与明朝贸易后，被允许在宣府张家口市马，故左翼移至张家口贸易，右翼仍在杀胡口。喀尔喀一面与明朝贸易，一面遣使与控制漠南地区的清朝周旋。崇德二年八月，车臣汗和土谢图汗遣使清朝，表示喀尔喀三部赞同清朝延请五世达赖喇嘛，愿意与清朝共同派人邀请。[37]试图与清朝和平相处，保障其与明朝的贸易。

三

清廷为保证其经济利益和迫使喀尔喀臣服，几次警告喀尔喀停止与明朝的直接贸易，但是，喀尔喀对清朝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清廷便采用武力措施阻止其与明朝的贸易。崇德三年正月，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派人至归化城附近驻扎，欲与明朝互市。清太宗闻讯，立即率兵亲征，扎萨克图汗部人被迫退避。[38]

二月，清军至宣府边外，闻扎萨克克图汗部人已退走，清太宗遣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人致信明朝宣府官员，其信曰：

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明国宣府执

事。壬申（天聪六年，1632 年）之夏，朕率大军往征察哈尔，察哈尔闻风远遁，归化城及各寨部众咸归于朕。彼时曾谓宣府执事人等曰：尔宣大之人，无怨于朕，惟辽东边官欺陵特甚，朕故征之。今尔等与朕修好互市，凡岁币之与察哈尔者，悉应与我国。尔云察哈尔虽遁，其身尚在，倘复来索岁币奈何。彼若尚存，而以岁币与贵国，无乃不可乎。故虽与而不尽如例，但与我国讲和开市，因对天地盟誓，我大军遂不入境而还。嗣后朕践此盟言，静俟一载，两次遣人致书，尔竟背盟，并无一语回答，朕是以有甲戌（天聪八年，1634 年）之役。今天下蒙古入我版图，朝鲜为我藩服，察哈尔汗畏威远窜，身死国亡，妻子臣民，我悉绥定，尔曩者穷遁之辞谓察哈尔汗尚在也，今将更以何辞推诿乎。彼北边蒙古喀尔喀者，岂与尔有誓好之情耶，乃与之岁币开市，而结盟之国，反不与岁币开市者何哉。朕今亲统大军，驻布颜阿海游牧之地以待，尔如能悔过，以岁币与我，开市互易，则不入尔宣大之地，止征辽东。夫逆则征伐，和则贸易，古亦有之。尔若不审天时，逆朕之命，朕当令朝鲜、蒙古诸大军，分路纵略，废尔农时，恐后悔无及也。朕以实告尔，尔其速图而裁答焉。[39]

天聪六年，后金出征察哈尔时遣人来宣府索取岁币，曾与宣府巡抚沈棨盟誓和贸易。[40]清太宗此时又要求明宣府纳岁币开市，欲替代察哈尔林丹汗，控制蒙古地区与明朝的贸易。宣大总督卢象昇紧急上报，兵部尚书杨嗣昌题：

……臣连接宣大塘报及督抚道诸臣揭帖，正拟稿具覆间，适于本月初九日申未接督臣卢象昇第七号塘报一纸，系该督手书与臣部转奏天听者。事干机密，臣不敢令书役缮写，谨将原报封进御览，应否可行，伏俟圣裁密示，为此具本谨具奏闻，伏俟敕旨。崇祯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兵部为密奏夷情事，该部题云云等因，崇祯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本部尚书杨具题，初十日亥时奉圣旨：据报既系东奴，则开市何名，如插部旧夷能与奴携贰，或杀奴自效，准照旧例市赏。著该督设法密行，仍一面集兵严备，不许蒙徇，致伤国体，尔部即行驰饬。钦此钦遵。恭捧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宣大总督，烦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施行。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一日。[41]

崇祯皇帝不准与清朝贸易，而准与“插部旧夷”互市，命杨嗣昌设法密行。[42]《崇祯实录》与《山中闻见录》等书中记载，卢象昇奏称讲市不讲赏，故朝廷允准了“插部旧夷”即哈喇慎（喀喇沁）在张家口互市。[43]实际上，明廷允许了清朝以喀喇沁部名义在宣府互市。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三月，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从宣府还，“奏言：路遇蒙古硕雷（即喀尔喀车臣汗）使者往明国交易，获其马百四十、骆驼四十，其蒙古人给以羊只为行粮遣之去，获二汉人以还。”[44]

七月，清廷显然得到了明朝方面的答复，“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什、喇什希布等往张家口，与明镇守官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数，兼议开关互市。”[45]达雅齐塔布囊等与明朝宣府官员很快达成了贡市贸易协议。此前已述，明廷已准归化城土默特部在大同镇杀胡口与明朝贸易，这样清朝以归化城土默特和喀喇沁部的名义完全控制了明朝在大同杀胡口、宣府张家口的贸易。明人对此亦心知肚明，明副将李御兰于崇祯十四年奏称：

……臣即历居宣镇，见张家口互市夷货，强半运自东 [约缺十字] 之东去，臣即谒抚夷都司甄祥而诘之曰：宣镇自崇祯十一年招致西夷、鄯善之后 [约缺十四字] 收云锦之利，以断奴酋右臂。今市口为西虏哈喇慎所据，不容三酋到边而买 [约缺十四字]，夫哈喇慎先曾投奴为其部落，今复容其互市，是我与东奴之部市，而却以 [约缺十字] 全令，既与东奴部落市于宣，而复听东奴困于辽，益为割肌饲虎。且彼既能保宣边三年 [约缺十字] 市而贪于赏也，独不能责其使奴解辽围，而亦保辽边三年不犯，而后与赏乎？如不能 [约缺八字] 西虏并以难东

奴，庶不受其愚，而且以攻其心也。甄祥答云，此真知虏情者也……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该部知道。[46]

奏文中提到哈喇慎（喀喇沁）控制张家口互市，来张家口贸易的货物多为清朝的物品，喀尔喀三部已不能在宣府直接与明朝买卖。

天聪九年，喀尔喀左翼车臣汗和土谢图汗两部被清朝警告不得与明朝贸易后，遣使清朝交涉。崇德三年后，停止了与明朝的直接贸易，转而与清朝贸易。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于崇德三年被清军武力阻拦之后，也被迫遣使与清朝议和，通使贸易，但是，往来信件中仍"尔我相称"，拒不臣服。[47]清太宗因此非常恼怒，多次威胁对其发动远征。崇德五年，清太宗还写信给扎萨克图汗称，若来归顺，则可以来杀胡口贸易，否则将征伐，请约交战地点。[48]扎萨克图汗被迫联络喀尔喀和厄鲁特各部组成了军事联盟，以应对清朝的威胁，[49]同时仍遣使与清朝贸易。清朝通过与明朝互市获得明朝产品，除满足自身需求外，[50]又以内地产品与未归附的喀尔喀、卫拉特等蒙古部贸易，迫使他们为贸易通使朝贡，使明朝"联哈、卜以制奴"的策略落空。

喀尔喀部与明朝的贸易从 1635 年至 1637 年底持续了三年，贸易马匹约五万匹，[51]被清朝以武力阻止之后，喀尔喀转而与清朝通使贸易。清朝统一漠南蒙古后，替代察哈尔林丹汗控制明蒙贸易，保证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以互市贸易要挟喀尔喀，促其臣服。明朝则通过贸易获得了战马，而试图利用喀尔喀阻止清军西来的策略落空，不过允许清朝以土默特和喀喇沁两部名义贸易后，暂时缓解了北面的军事压力。在这场博弈中清朝最终获得了胜利。

---

①参见拙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年，第 303 页。

②《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 248-249 页。

③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厦门大学外文系翻译组译、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 34、35、36 号文件，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136-140 页。

④《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 38 号文件，第 141-142 页。

⑤《监视宣大镇太监王坤题本》，崇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内称："大同屡报插酋已赴归化城索赏，奉旨拒绝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八本，1930 年，第 748-739 页。

⑥《崇祯实录》卷 5，崇祯五年八月丁丑；卷 6，崇祯六年五月壬寅、壬子，六月丙寅，十月癸未。

⑦见崇祯八年正月十二日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宣镇监视王题》稿《兵部为夷情事》，见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第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 年，第 422 页；崇祯八年正月初九日兵部题行《宣府巡抚陈新甲塘报》稿，同前第 424 页。

⑧杨嗣昌：《请定市马茶米面疏》，崇祯八年正月二十一日，《杨文弱先生文集》卷 7，载王锺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9，第 121 页，北京出版社，1998 年。

⑨杨嗣昌：《边情疏》，崇祯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9，第 123-125 页。

⑩《清太宗实录》卷 22，天聪九年二月丁未。

⑪《清太宗实录》卷 24，天聪九年八月庚辰。

⑫《清太宗实录》卷 24，天聪九年八月庚辰。从后金军北返路线来看是杀胡堡，《清太宗实录》中音译为沙河堡。

⑬《清太宗实录》卷 23，天聪九年五月癸亥、六月癸未。

⑭《清大宗实录》卷 27，天聪十年二月庚寅。

⑮《清太宗实录》卷 30，崇德元年七月乙丑。

⑯原方框内缺文应为奴字，明代对后金的鄙称，清代为避讳而省字，空两个方框的应为"东奴"二字。

⑰《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记博硕克图汗子名为俄木布，见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卷 112，《土默特辅国公喇嘛扎布列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710 页。

⑱卢象昇：《卜夷乞款疏》，《卢肃公文集》卷 5《宣云奏议》，清光绪元年（1875 年）卢氏家祠刻本，第 19 页。

⑲卢象昇：《遵旨谕詟卜夷疏》，《卢肃公文集》卷 5，第 29-30 页。

⑳卢象昇：《密奏卜夷纳款疏》，《卢肃公文集》卷 5，第 37-38 页。

㉑《清太宗实录》卷 26，天聪九年年十二月癸未。

㉒《清太宗实录》卷 27，天聪十年二月丁丑。

㉓《兵部题为哨探事》，崇祯九年四月初五日，兵部题《宣府巡抚陈新甲塘报》，《明清史料》甲编，第九本，第 853 页。

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编 《满文老档》下册，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693-1694 页。

㉕《满文老档》下册，第 1694 页。

㉖《兵部尚书杨等谨题为再陈卜哈情形以策安边机毂事》，崇祯十年闰四月十八日，兵部题《宣大总督卢象昇题》行稿 《明清史料》甲编，第九本，第 875 页。

㉗卢象昇：《议覆马市疏》，崇祯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卢肃公文集》卷 8，第 19 页。

㉘卢象昇：《类报宣边夷情疏》，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卢肃公文集》卷 7，第 25-28 页。

㉙《兵部为远哨夷情事》，崇祯十年四月十七日，兵部题行《宣府巡抚刘永祚塘报》稿 《明清史料》丁编，第六本，第 549-550 页。

㉚《兵部尚书杨等谨题为再陈卜哈情形以策安边机毂事》，崇祯十年闰四月十八日，兵部题《宣大总督卢象昇题》行稿 《明清史料》甲编，第九本，第 875-877 页。

㉛杨嗣昌：《哈马东西俱到疏》，载《杨文弱先生文集》卷 16，《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9 册，第 275-276 页。

㉜《兵部题为市马已竣恭报闭关日期事》，崇祯十年八月，《明朝档案总汇》，第 25 册，第一九八零件。

㉝《兵部尚书臣杨等谨题为塘报事》，崇祯十年八月十一日，《明朝档案总汇》，第 25 册，第一九六零件。

㉞《兵部题为夷情事》，崇祯十年八月，《明朝档案总汇》，第 24 册，第一九五七件。

㉟《兵部为恭报西哈市竣回巢事》，崇祯十年九月初八日，《明朝档案总汇》，第 26 册，第一九九九件。

㊱前引《兵部尚书杨等谨题为再陈卜哈情形以策安边机毂事》；又见《覆宣督驭彝当求远略疏》，崇祯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杨文弱先生文集》卷 20，《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9 册，第 317-318 页。

㊲《清太宗实录》卷 38，崇德二年八月辛丑、庚戌。

㊳《清太宗实录》卷 40，崇德三年正月庚辰；二月丁酉、癸丑。《兵部为飞报夷情事》，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明朝档案总汇》，第 28 册，第二一四一件。

㊴《清太宗实录》卷 40，崇德三年二月壬戌。

㊵《清太宗实录》卷 12，天聪六年六月己卯、戊子、甲午。

㊶《兵部奏为密奏夷情事》，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明朝档案总汇》，第 29 册，第二一九二件。

㊷杨嗣昌召对笔记，见《杨文弱先生文集》卷 4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9 册，第 702 页。

㊸参见《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 332-333 页。

㊹《清太宗实录》卷 41，崇德三年三月甲戌。

㊺《清太宗实录》卷 42，崇德三年七月壬申。卷 44，崇德三年十月己亥；卷 46，崇德四年五月庚辰。

㊻兵科抄出原任功升副将李御兰奏本，《原任功升副将臣李御兰奏为应旨恭陈难虏制奴奇谋乞敕督臣酌夺破愚攻 [约缺六字] 以解辽危事》，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 60 页。

㊼《清太宗实录》卷 41，崇德三年三月庚午。

㊽《崇德帝斥责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言行并约定会盟日期之敕谕》，崇德五年三月初八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1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69-275 页。

㊾详见拙文《1640 年喀尔喀—卫拉特会盟的召集人及地点》，载《民族研究》，2008 年第 4 期。

㊿参见拙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 331-336 页。

51杨嗣昌：《庸材实员任使疏》，《杨文弱先生文集》卷 4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9 册，第 358 页。